

## 2、输给女人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

没有丝毫获胜喜悦的王苟侧着身子才将行李箱提进了小破面馆逼仄的小推拉门。这会儿一个客人都没有，不过让他有点惊喜的是，虽然店里只摆得下三张旧桌子，但却被擦拭的很干净。以他多年行走江湖的经验来看，这种地方味道最好。

一碗好面是最廉价的幸福。流浪棋手对着老板笑着说道：要一碗“神探皮肚面”。老板好像听懂了陌生人的幽默，也笑着答道：没有“神探皮肚面”，只有“三鲜皮肚面”。

“那就三鲜皮肚面！”。

大碗盛来的面汤香味浓郁，一口喝下去满是市井间最喜欢的“咸鲜”味，烫的放下调羹，余味里还带着一丝甘甜。没有高级的原料提供足够的鲜味，放上一小点白糖提鲜，调味的同时还可以增加整碗面的层次感，令人满足。简单的料理也是杰出的艺术，王苟心里从不吝啬对美食的褒奖，他最佩服的就是能把实事做好的人，哪怕只是简单的一碗面。

“爸，我回来了”。

一句熟悉的声音把食客的头从比脸还大的碗里捞了出来，王苟放下筷子侧目看去。果然是 20 分钟前输给自己的美貌男孩，原来这里是他的面馆，难怪小伙子会在门口下棋。

男孩也看到了这位自己不可战胜的对手，开口恳求：“叔叔吃完面，再教我下一盘吧”。王苟不喜欢从小孩身上找成就感，也不是不懂推辞；只不过他和绝大多数人一样，很难拒绝一个长得如此清秀却又乖巧懂事头脑聪明的少年。

欲说还休之间，却先听到面馆老板开口骂道：“你不要影响客人吃面，满脑子就会走棋，下个礼拜就奥数比赛了，书上的题都会做了吗？”。

循声看去，王苟才开始细细打量这位中年男子，只见他短小结实的身材站的笔直，腰间挂着围裙，手上沾着面粉，裤脚和棉鞋之间可以看到那种很难穿上脚的老棉袜。五官才看过一眼，马上就让人忘了长成什么样。

见到这么样一位人物，可能比自己还长不了几岁，居然孩子都已经这么大了，而且还生的如此聪明漂亮。王苟颇有点心态失衡，心里大骂三声：读书误我！读书误我！读书误我！

男孩听到父亲的说法，只好幽幽的说道：“老师上课都只讲简单的题，奥数书上的题我自己琢磨，也总还有一大半不会”。这个年纪的孩子，早慧一点的话，其实是什么都明白的。大人心里就更清楚不过了，面馆老板的神色略有暗淡，他知道自己孩子不比任何人笨，不过要想在奥数上取得好名次，家长不想点办法开小灶几乎是不可能的。

穷困的父亲语气已经软了下来，只能说：“那你也不要浪费时间，只能尽量去搞懂”。男孩仿佛看到了他父亲的颓唐，赶紧转变语气，笑着说：“上个月‘信来’姐姐给我讲了几道题，那种题型我已经会做啦”。

面馆老板出言本就不是为了教训儿子，只是怕小鬼影响客人吃面，但感受到孩子还反过来安慰自己，也实在不知道该说什么。信来不过是常来这边吃面的客人，自己哪有面子真的请别人来补习数学。

沉默的时间其实很短暂，因为那个乐于助人的男人，王苟还在店里。只见他突然站了起来，高大的身材立马让这间野店显得极为紧促，好像脑袋都要碰到天花板一样。他用余光扫了一眼老板，只面对男孩说道：“下棋大可不必了，以你的天赋再怎么喜欢也终究难成大器。接下来一个礼拜，我来调教你的数学”。

男孩反应极快，连忙拍手叫好。反观面馆老板，下午的时候也往棋摊上凑了几眼，知道以王苟的棋力与下棋时的做派，既然敢开这个口，那就是有十全的把握。只是他早已涉世太深，一时无法想象这种突如其来的善意。

王苟稍加停顿，接着对面馆老板说：“你要管这个礼拜的饭，我初到江宁，这几天也要住在店里，楼下摆一张折叠床即可”。这种小店通常都有隔层，店家平时就睡在小阁楼上，虽然较为艰苦，但能节省不少住房成本也方便照顾生意。

男孩的父亲连声道谢，并表示这几天晚上送小鬼去找他妈妈，自己睡在楼下大堂即可，把小阁楼上的床位让给老师。浪子对这种安排很满意，当然不会推辞，直接开口：“我叫王苟，你可以叫我狗哥，也可以叫我狗兄弟”；又转头对男孩说：“你得叫我狗老师，或者狗师傅”。

谁都喜欢幽默开朗的人，店家当然也不例外，他笑着答道：“我叫林身堂，小子叫林榕”。狗师傅竖起了大拇指：“真不愧为神探（身堂）皮肚面”。

男人之间的情谊有时候得来的比女人还要容易。林身堂从桌子底下拖出两瓶廉价白酒，又去后厨拌了一碟猪耳朵、切了几片豆腐干、再抓了一把花生米——

从他熟练的动作来看，应该是平日里客人走后，也喜欢坐在店里自酌几杯。今天当然不同往日，因为来了一位可以陪他喝酒的陌生朋友。

王狗不是一个好酒的人，不过此情此景确实想要喝上两口。人与人之间的缘分如此奇妙，让他不胜唏嘘；这份包食宿的好工作，又令他哭笑不得。

两人各怀心事，很快杯酒下肚。这种高度酒对王狗来说略显沉重，不过老板林身堂倒是有些兴奋，情绪略有激动的打开了话匣子。原来他年轻时和青梅竹马的村花相好，很快有了这个孩子林榕。后来因为手艺不错，两个人就进城摆面摊，头两年赚了不少钱，攒够了房子的首付。没想到万恶的开发商圈钱跑路了，房子烂尾没地儿住，每个月还要偿还高额的贷款，实在苦不堪言。没过几年老婆也跟别人跑了，留下他和孩子相依为命。

听到这些往事，谁不会闻者伤心。王狗心里暗暗叹息：原来比自己买不起房子更惨的是买着了烂尾楼。却一时也觉得林身堂的骨头不够硬，老婆都跑了，居然还会送孩子去找他前妻过夜。转念之间又明白也许是因为孩子需要母爱，他只不过是一位可怜的父亲。

林榕乖巧的坐在边上的桌子上，一面无声的思考习题，一面偷看这两位声音越来越大的男人。印象中的父亲比较木讷寡言，不知是不是因为今天来了一个谈得来的陌生人，居然说了那么多话。这两个大人从人生际遇聊到路边野史，又从路边野史聊到八卦女人，即使话题越聊越油腻，措辞越说越难听，但他还是想静静的守在一旁，仿佛是最幸福的孩子。

推拉门的“吱呀”声打破了他心中的宁静。同时传来了一句清丽的女声：“老板，还是老样子，面条少一点”。

林榕看到这名女子，立马跳了起来迎上去，接过她手里的行李箱，笑着说道：“信来姐姐，好久不见啦”。父亲林身堂也赶紧招呼，示意客人先坐一会儿，自己这就去后厨下面。

狗师傅听到‘信来’两个字，心里也升起了兴趣。回头一看，是一位 20 出头的少女：皮肤很白不施粉黛，眼神平静清冷，给人一种这个年龄不该有的距离感。王狗觉得，这个女人虽有几分薄色，但实在太缺妩媚，绝不是容易相处的类型。

信来摸了摸林榕的脑袋，看了眼桌子上的习题，略带宠溺的说：“上次教你

的题还会吗，有没有新的问题？”。王狗看了这少女对男孩的态度，心里讪讪的想：女人果然对好看的男人总是客气很多，无论是老头还是孩子。最关键的是，自己才得来的工作，可不能被别人抢了饭碗。于是打断了这姐弟二人的对话，冲着林榕说道：“小鬼，你有问题无需麻烦别人，刚才我已决定教你，问我即可”。

男孩到底是阅历不足，遇到这种情况显得无所适从，左顾右盼地不知道该怎么办。他姐姐似乎是察觉到了这点局促，似笑非笑的对王狗说：“这位大哥，教他数学可不比寻常的家教，这孩子聪明的很”。

狗师傅已有几分醉意，眼色慵懶的看着跟前这位清秀的少女，挑了挑眉毛，用他得意时一贯的口吻说道：“姑娘怎么看都是两只眼睛一个鼻子，除了好看一点之外，倒也没什么不寻常的”。

信来姑娘本就对这个半路杀出来的男人没什么好感，现在更觉此人油腻。她一字一顿的说：“我最反感，有人在数学上挑衅我”。王狗汪汪大笑，与小姑娘相反，他最喜欢有人挑衅，巴不得什么都可以拉出来比一比。女孩见他如此做派，更添恼怒，伸手拿过桌上的习题册，轻蔑地随手翻开一页：“拿小学奥数作比较，其实比不出个所以然。10分钟后我的面就好了，不想浪费时间，我们以此为限，只管答案不问过程，谁在10分钟内对得少，谁就闭嘴吃面”。

王狗心想，这些题对他来说也确实没什么难度，只能比一比谁的速度更快。答应之后，就移步坐到林榕身边，埋头开始计算。这时如果店内还有旁人，一定会觉得好笑，毕竟这个世界上最无聊的就是在数学上争输赢的人了。

10分钟很快过去，狗师傅老当益壮，虽然感觉喝酒之后脑袋有点不灵光，但还是靠着感觉解出了三题。信来还是一样面无表情，根本不去看王狗的答案，只是静默的向他递去自己的草稿。

只定睛看了一眼，王狗的酒就醒了八分。草稿上只有十个娟秀的阿拉伯数字，其中前三个和自己的三题答案一致。他心里暗暗吃惊，虽然小学奥数不能算什么真正的难题，但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全凭心算做完十题，这女孩实在不简单。即使是头脑清醒，再年轻十岁的自己也是远远不及。

老板把新下好的面小心的放在信来面前，少女拿起筷子还是一声不吭，屋内的气氛显得更为安静。棋摊高人的形象还没树立几个小时，打脸就来得这么快，所有人都替王狗感到尴尬，除了狗师傅自己。这一次他输的心服口服，何况这种

事在他的一生中没有发生过一百次也发生过八十次，稍显烦恼的只不过是眼下有点担心这个新得的工作。

通常这种时候，失败者的命运全赖胜利者的发言。少女的身份王狗已经猜的七七八八，他开口不提刚才做题的事，用略带谄媚的口吻笑道：“姑娘，其实我是你学长，咱们是校友”。

这个时间，这个地点，这个年纪，常来吃面，还带着行李箱。决计是周末从家里回学校的女大学生无疑了。既然是学妹，狗师傅这手感情牌一打，对方怎么着也得替自己说几句好话，这么一来工作也就保住了。

果然，少女“噗嗤”一声笑了起来，更有兴趣的看了这个傻大个一眼。狗师傅觉得有戏，当即趁热打铁，先简单自我介绍，又把如今沦落江湖的悲惨际遇大肆渲染一番，再表示自己已经接手了男孩的补习工作。言尽于此，笨蛋都听得出王狗说这么多是什么意思了，更何况这个聪慧的女子。

终于，她在喝完一口汤之后放下了手中的调羹。露出淡淡的笑意：“王狗同学，我叫江信来，我们可以算作校友，但我是你的老师”。看到周围狐疑的神色，又接着说：“跳过几年级，20岁博士毕业后，就在这边任教”。

女孩笑起来，倒有几分明媚，只是屋里的空气更安静了。人和人之间最不能的就是比较，这个世界上也有很多异禀的天才，只不过当这种人活生生的站在你面前，还是会觉得老天爷那么的不公正。王狗心里不服气的想：我毕业后才来的教员，算不得我的老师。

众人反应过来后，林榕第一个懂事的拍了马屁：“姐姐真了不起”。江信来还是摸了摸男孩的脑袋，对他说：“这位叔叔虽然远称不上厉害，但教你还是绰绰有余的，你要好好跟他学”。

这虽然是实话，但确实给了王狗同学一个极大的台阶。他向少女老师投去感激的眼神，却发现对方并不再看他，还是安静的吃面。还想开口再说些什么，却感觉他们二人之间的距离太过遥远，实在无从聊起。

很快，江信来用完晚饭，只对林榕挥了挥手，如同寻常客人一样离开了。